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 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 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二至第四部分文章 204 篇



## 忆红军追击滇军过赫章战况

徐仁芳

我家住在黄泥坡滇黔宙驿道旁，同赫章、卸旗冲呈三角形对峙，可以互相眺望。

1936年，我刚进入七岁，正是蹦跳好奇的童年，对亲见亲闻的大事，基本上可以铭记不忘。我记忆最深的是2月29日，红二、六军团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路经赫章追击滇军的战况。为使这一史实传之后世，现记述如下：

早在一两个月前，赫章、黄泥坡、卸旗冲等地就风闻红军要来了的消息，地方官吏、有钱人家就开始作隐藏财物、避居岩洞，逃离他乡的准备，惶惶不安。广大的贫苦大众则于1935年7月，曾亲眼见“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进占赫章，打富济贫的情况，知道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口头上不敢讲，但内心是乐滋滋的，巴不得人民的子弟兵——红军赶快到来。

在红军快来的前两三天，有一队人马由毕节向经卸旗冲坪子、赫章慌慌张张逃向威宁，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毕节莫专员带的队伍，可能在毕节稳不住，往威宁逃了。”只隔两天，又有一批披羊毛披毡，穿对襟衣、大裤脚，持刀枪的人，又从平山铺经卸旗冲坪子匆匆忙忙地逃跑，人们又说：“这是被调到七星关、平山铺堵红军的杨正荣、文正朝两家的人马，看样子，是被红军打败下来的。”看到这一系列的情况，

人们都在猜测：“红军快要来了。”

2月29日，阴霾满天，乌云翻滚，时黑时亮，爱唠叨的女老婆婆不断地叨念：“三黑三亮，不晓得哪里又要打仗了？”

真灵。刚吃过早饭不久，听到水坡方向传来“噼噼啪啪”的密集枪声，紧接着听见有人边跑边喊：“红军来了！”枪炮声，人马杂沓声，惊动了静谧的村寨；院落里“汪汪，汪汪”的狗吠声，大人呼唤小孩、小孩边哭边喊爹妈的呼叫声。顷刻，整个村寨失去了平日的宁静，一切都在沸腾。随之，先见卸旗冲坪子上有几十个军队分成两组，一组寻找掩体打掩护，一组找退路逃跑，轮流交替，掩护溃逃。子弹头在空中发出“嘘，嘘嘘，嘘嘘……”的吼声。我随着大人们站在黄泥坡观战，有的人用手指着边跑边埋伏的部队说：“那就是昨晚由威宁来赫章，今天早上从赫章开往野马川堵截红军的两排滇军。勇猛直追、满山遍野而来的，就是红军。好多的红军，滇军哪里堵得住啊！”话音刚落，从古驿道经金钟山分路，沿郭家树林、官车桥来的另一股红军先头部队，如猛虎扑羊，快步到达我们的面前，直向卸旗冲坪子方向前进，侧击滇军。人们怕受流弹误伤，急忙跑回家中隐蔽。这时，各家各户的院坝里已有成连成排的红军席地休息，准备投宿。

红军从住下直到动身，一共在赫章、黄泥坡、卸旗冲、七家湾等处住了四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时把地主、恶霸未搬走的粮食、财物没收来，逐户按家境情况分给穷苦人家。每个红军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宣传的主要内容，都是“团结抗日、打富济贫”等，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多家庭穷苦的青年亲身体会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红军刚走一两天，国民党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来了。抓伏、派粮、派款、捉杀鸡鸭，人民深受其苦，称其为：“遭殃军”。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天空传来“嗡嗡，嗡嗡”的吼声，人们抬头一看，见一架飞机从东边山头窜出，不住地喊：“飞机，飞机。”顿时，

不管老人，小孩都举手搭额遮住阳光，双眼直盯飞机，直至飞机向红军去的方向消失为止。很明显，这架飞机是侦察红军行踪的，这是赫章人第一次亲眼看见飞机。

事后获悉：云南军阀龙云，害怕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导致中央军入滇，从而控制云南，重蹈王家烈的后辙，遂把孙渡纵队摆在昭通、威宁一带防堵。红二、六军团进驻毕节后，组织抗日支队，国民党的“进剿”部队分堵各路。但对红军的动向不明，身处前线的威宁滇军，为了了解红军情况，派出两排滇军来赫章一带侦察，于28日晚住赫章，29日早上前往野马川，在乌木铺峡谷口与红军遭遇，受到红军的迎头痛击，边打边撤。红军跟踪追击约三个小时，直至七家湾，因天色黄昏，目标不明，撤回休息。滇军如惊弓之鸟，于当夜逃回威宁县城。

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赫章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赫章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11月，第1—3页。

## 回忆找红军联系的经过

马仲明

1935年冬至1936年春，我在寻甸县工作，社会职业掩护是寻甸县清丈分处善后处的会计和寻甸县立中学的兼职教员。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寻甸，留下深远的影响，人民群众一直怀念和称颂红军。1936年二三月间，听说贺龙、萧克率领的红军二、六军团又将进入云南，可能再到寻甸。我心里十分激动，急忙跑到昆明，报告云南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李剑秋同志。向党组织请示：如果红军到寻甸，我如何与红军联系？我是否可以参加红军？组织答复，如果红军经过寻甸，一定要跟红军联系上，把云南党组织已经恢复和重建的情况报告红军，而且要把云南的政治、军事情况报告红军。至于是否跟着红军去，听从红军领导的决定。组织联系办法是：请红军与上海党组织联系，问“天水”的情况。我回到寻甸不两天，红军到宣威、沾益的消息就传到寻甸了。

1936年4月6日午后，红军到了寻甸，恰巧是个街天，从乡下到城里来赶街的人很多，东门外最热闹。为了避免伤害群众，红军远远地鸣枪示警，赶街的群众相继散了。伪县政府慌忙关了城门，常备中队到城墙上抵抗。不久，红军攻占北面紧临城边的青龙山，居高临下，寻甸县城很快就被攻下了。事后了解，除了伪县长、少数反动官员和在城墙上对抗的少数官兵外，极端拥挤的东门街子上，没有一个群众



受伤。

红军攻进县城，我就去找红军。刚走到县政府门前，遇到了一个红军干部，我就上前跟他打招呼，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到了他的住处，警卫员送饭来了，我们边吃边谈。我给他谈1930年云南党组织遭受破坏和1935年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情况，红一方面军长征过云南后群众的反映，云南的政治、军事情况。当我谈到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王德三等同志牺牲的情况时，他说，他在广州见过王德三，听过王德三在黄埔军校讲的课，对王德三牺牲十分惋惜。他告诉我，他是总指挥部参谋处的作战科长（名字已记不清了）。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我要求参军，他说：“要求参军，我们欢迎，不过因为你是带着任务来的，应该通过政治保卫局决定。”随即派一个战士陪送我到保卫局去，吩咐战士说：“他是个党员，好好招呼！”分手时，我把自己用的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了他。

我和陪送的红军战士连夜出城，到保卫分局，找到了值星科长，向他详详细细作了汇报，当晚，值星科长安排我在驻地休息。

天还没有亮，一阵清脆的号音把我惊醒，值星科长已在房门口等着我。他说，部队吃了饭就出发，要我和部队一起走。走到羊街坝子东北部的山坡上，远远看见左侧方有一群骑马的人向前奔驰。陪同我的战士说：“你看，那就是贺总指挥。”我还在上小学时，就听到贺龙的英名，有个家乡人给我讲述贺龙的故事，曾使我听得发迷。我久久地望着贺龙远去的背影，心情很激动！

下午，左侧方山那边传来了枪声，国民党的飞机到我们头上盘旋，投掷炸弹。黄昏的时候，到一个不小的村庄宿营。一进村口，就看见柯渡回民写的“欢迎工农红军”的标语。第二天，我在这里停留了一天，我到街上看一看，街上贴着红军部队的各种告示，宣传标语，秩序井然。

第二天天不亮，部队又要出发了。这时值星科长来找我，对我

说，经过研究，云南党组织刚恢复不久，地方工作也需要人，要我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天亮后，我目送红军部队全部走出村子，踏上归途。

摘自中共云南党史资料丛书（一）《红军长征过云南》

选自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红军长征过寻甸》，1991年6月，第73—75页。

## 开仓放粮救百姓

张玉兰

属鼠年（1963年）旧历三月，红军在寻甸六甲和富民款庄、老干山同滇军打完仗后，到嵩明阿子营住了一天。红军在阿子营打开了积谷仓，把粮食分给阿子营、贾郎古和我们张家营的贫苦百姓。红军还在阿子营的河滩上处决了五个顽抗的敌人。

红军来的时候，我们正吃着早饭。听说红军来了，村里很多人，特别是有钱人家，全都跑上山去躲藏。我和张志雄的母亲没有跑，就在家。我看见红军抬着三个伤员进了我家的大门，有一个放在堂屋里，已经牺牲，有两个放在天井边。红军一住下，就忙着打草鞋，是用地主家的被单撕成条条打的布草鞋。这时，我就打水来给他们煮饭，还帮他们磨谷子。饭熟了，红军喊我们跟他们一起吃，我们胆子小，不敢吃。正在这时，地主司绍周的母亲从山里回来说，你们还不赶快跑，人家搬兵去了，援兵一到要斩草除根。被她一吓，我就领着几个孩子和张志雄的母亲一起跑到土坝冲躲着。到了深夜，红军走完了，我们才回家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火塘里的火还没有熄，桌子上的猪油灯也还亮着，趁着灯光，我看见我们离家之前磨的谷子还堆在堂屋里，我和张志雄的母亲就把谷子搂起来，抬上楼去。到了楼上一看，这里也放着一堆谷子、一箩苞谷和一箩黄豆，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分了。这些粮食，都是红军打开阿子营的粮仓后，扛来我们张家营分给穷苦人家的。

有了这些粮食，我们才算度过了饥荒，要是红军不来，没有这些粮食，我们一点吃的也没有，硬是要饿死呢！（段自贵整理）

中共嵩明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选自中共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威逼昆明巧渡金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34—135页。

## 抢救伤员

刘和扬

1936年，我在西山区老花铺万学荣家当帮工。万学荣的儿子万云峰是个医生，在当地人缘很好。

4月10日晚上，路过的红军到万家门口时，把一个重伤员委托给当地群众照料。当时，万学荣已为先过的红军队伍带路去了，只有他的老伴和我在家中。后来，万云峰从外面回来，他见到红军伤员后，吩咐村里的老五奶收下伤员，并叫好好服侍，所需的東西由他送去。伤员安置好以后，他就为伤员清洗伤口、上药、喂药。伤员的伤口在右腿上，子弹是后进前出，出口有拳头那么大，而且已化脓生蛆，但经过几天治疗，伤势有了好转。

大约半个月以后，村子里听到了滇军要挨户搜查红军伤员的消息，万云峰赶忙吩咐帮工曹进祥等人将伤员转移到大斜角苞谷地的草棚子里隐蔽，仍由老五奶每天送水送饭。到了深夜，万云峰就去棚子里为伤员换药。过了一段时间，伤员的伤口逐渐愈合了，红军伤员对掩护、救治自己的群众很感激，曾将自己的银元分送给他们。万云峰知道后，就对老五奶、曹进祥和我说：不能要红军伤员的钱，他是红军干部，他伤好后，回归部队要有路费才行。

老花铺有两个坏人，一个是赌徒李开昌，另一个是大烟鬼朱四。他们探得红军伤员有一包银元，就起了谋财害命之心。在夜深人静时，

放火烧了伤员隐蔽的草棚。待伤员醒来，爬出草棚后，已被烧成重伤，昏迷过去，两个坏人就抢走他的银元逃走了。万云峰闻讯赶到时天已快亮，他从家里拿来衣服给伤员换上，又叫曹进祥把伤员背到石板箐炭窑洞内隐藏。第二天早上，万云峰和老五奶去给伤员送饭和换药时，这位伤员已经停止了呼吸。红军伤员牺牲后，万云峰找了一些人，把这位红军战士的遗体安葬在公山的水沟边。

事后，万云峰为了处治李开昌、朱四两个坏人，曾以五石米悬赏捉拿他们。不久，李开昌因抢人被打死，朱四也病死了。

红军伤员于4月10日到达老花铺，经村子里的群众掩护、救治到牺牲，历时20天。（李星光整理）

中共西山区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选自中共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威逼昆明巧渡金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63—164页。

## 死亡线上救伤员

李镇

1936年4月11日晚上，红军长征到了我们富民县城。当夜我们村也来了不少红军。他们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还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分给没有口粮的穷苦人。红军在我们村虽然时间很短，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红军大队人马走了以后，留下三位重伤员在我们当地隐蔽养伤。

红军走后第二天，化装逃脱的富民县民团总头目高清卷土重来，他带领民团积极配合滇军在县城内外进行严密的搜查，结果，三个红军伤员被他们在后街的仙龙庙中抓到了。他们把伤员身上的钱洗劫一空后，又施以种种毒刑，把伤员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奄奄一息。最后，高清又派爪牙把三位伤员抬到南城外大西村的大井头挖坑进行活埋。当时，在附近挖田的农民群众，密切注意着敌人的残暴行为，敌人一走，他们就立即从土里将伤员救出来。最后刨出的那一位，因伤势过重，又被埋在最下面，已经牺牲了，另外两位还有微弱的呼吸，经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群众在安埋好牺牲的红军伤员后将救活的两个背去隐蔽。正在这时，我和我父亲李增福刚好路过看见。我父亲懂得不少草药会治伤。他看了两位红军战士的伤情后对我说：李镇，这两个“老共”的伤不轻，须抓紧抢救。回家以后，我父亲叫我先送连汤饭到隐蔽地去喂这两位伤员，他自己即去煨口服的和准备包扎用的草药，到了夜深人静时，和我

一起去给伤员服用、包扎。从此以后，我们每天给伤员送药送饭。过了几天，伤员的伤有了好转，可以站立起来扶着墙挪动了。我们心里很高兴，伤员总算有救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不管怎样忙，我父亲总是不辞辛劳地翻山越岭去采挖草药，过三天就必定给伤员换一次药。我们全家对伤员的生活也很关心。约20天后，伤员拄着拐杖可以勉强走路了。但是，伤员在西山村活着的消息传到县城后，敌人不断派出探子到我们村来探听。为了红军伤员的安全和我们全家的生存，我们父子在深夜把伤员背到我家猪圈楼上藏起来继续医治，躲过了敌人的几次搜捕。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家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注视。为使伤员不再落入敌人之手，我们父子又再一次冒险，把他们转移到村后芦苇丛生的沙沟里隐蔽，我每天借外出割草之机，给伤员送药送饭，这样又躲过了敌人的几次清查。三个月过去了，两位伤员在我们的护理下，伤势明显好转，但敌人也搜得更紧了。两位伤员怕连累我们，又急切盼望归队，终于离开了我家。

亲人离去的那天夜里，我们全家和他们两位，团团围着桌子吃了顿不平常的团圆饭，说了一夜的话，共叙分离之情。约过五更时分，我和父亲将筹集的衣物、盘缠给了两位红军战士，指引了到昆明的山间小路后，挥泪告别。

这两位红军亲人是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的，一位叫秦昌贵，湖南龙山县人；另一位姓杨，名字记不清了，贵州黔西县大定人。他俩离开我家后，姓杨的那位返回到部队，秦昌贵住在昆明，解放后我们一直都有联系。（马定坤整理）

中共富民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选自中共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威逼昆明巧渡金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65—166页。



## 在元永井为红军演滇戏

况必成 刘月明

1936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是禄丰县元永井的农神会，著名滇剧老艺人张子谦及楚雄、昆明的一些滇剧艺人都到禄丰演戏。

会戏十五日开台，一直演到二十日晚上，这时，就传说红军要到元永井来，当时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红军是什么队伍，一问才知是共产党要来啦！有的人不了解共产党，很害怕，议论纷纷，张子谦对大家说：“共产党是以俄国的共产党为首，恨的是有钱人，是有正义的，对穷人好，还要接济穷人，我们唱戏的人不要怕，共产党是不会恨我们的。”经他一说，大家思想稍安定了些。

两天后<sup>①</sup>，当地的保井队、缉私队、有枪杆子的人完全都跑了。过了一天，红军从早上开始入井，是分几股进来的。走外白关进来一股，服装是黑的，长遮阳帽，打绑腿，穿草鞋，背着枪。这一股进来的人要多一点，因为这股路，比较平坦好走。走林旧山那边来的少一点，女的也有，很朴素，还有一股是由小红山走阿勒井进来的。

相隔半个钟头，老龙祠里面来了三四个背着小手枪的红军，问我们是搞啥子的。我们说，因为元永井做龙神会，我们到这里来演戏。红军同志说：“哦，原来你们是唱戏的。”态度很和蔼，又招呼我们坐。大家

<sup>①</sup> 红二、六军团到元永井的时间为阳历1936年4月14日。